

中国当代名家
长篇小说
代表作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JIA
CHANG PIAN XIAO SHUO
DAI BIAO ZUO

蛇神

● 蒋子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JIA
CHANG PIAN XIAO SHUO
DAI BIAO ZUO

蛇 神

● 蒋子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神/蒋子龙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ISBN 978-7-02-005879-2

I. 蛇…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31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蛇 神

She Shen

蒋子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5879-2

定价 18.00 元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1961年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在海军做制图员。1965年复员后曾任天津重型机器厂秘书、工段长、车间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中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

《蛇神》，1986年6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

策划编辑 ◎ 陶良华 杨柳

胡玉萍 李建军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新版说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社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优秀长篇小说选拔本,集中展现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风貌和水平。新时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大增,题材、风格、手法亦日趋多样。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二〇〇四年五月,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收入了二十五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这次重新出版时,我们对原丛书书目做了调整,增选了一批作品,同时将其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归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这样,“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的选目更趋完整、全面,且与我社已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等两套丛书互相衔接、照应,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阶段和角度更加清晰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和整体风貌。

我们对所选作品做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进行了修订。

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序

历史和现实像两条缠在一起撕咬恶斗的蛇,从混沌初开打到人类文明的尽头(假如文明有尽头的话);从天堂打到地狱(假如有天堂和地狱的话)。

现实之蛇一口咬住历史之蛇的脑袋,三吞两咽就将历史吃进去一大截。历史却决不甘就范,虽成现实之蛇的腹中食,却在现实的肚子里乱咬一气,甚至把现实的胆吞进嘴里,再拼命甩着尾巴,将现实之蛇卷了起来。

死的是历史,但闪闪发光。想忘记它不可能,想不看它也办不到。

现实之蛇虽然内部受伤,丢了苦胆,仍然生吞活吃,死缠不放,蜿蜒前行。

我是属龙的。每天晚上却看到有无数条蛇向我袭来。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毒蛇倒充满了感情:“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癩癖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

据说蛇肉、蛇血、蛇胆、蛇蜕、蛇皮、蛇蛋、蛇粪、蛇头、蛇尾、蛇眼睛、蛇睾丸等均可入药。蛇毒更为珍贵,可治血栓病,遏制癌转移,当然也可以杀人。

现在的故事之一

一路都是触目惊心的提示——“←V V 急弯直上”、“/V V V 连续急弯”；一路都是惊叹号——“危险！”“窄路！”

好心的山里人还嫌这样提醒不解气，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干脆竖起一块块大标语：“前面易翻车！”“前面常出事故！”“替你的家人想想吧！”……

这不是人走的路。当初是山鬼跳舞蹈出来的一条小道。只有铁弓岭的人才相信，这些可怕的路牌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说是由在此丧生的人们的亡灵建起来的。只要能引起司机的注意，让玩轮子的人别打盹儿，别走神儿，别眼花，别开快车，别急转弯，无论用什么词句吓唬他们一下都不算过分！在这样的山间土道上，死亡是一瞬间的事。然而死亡后的麻烦事却很多。汽车可以不要了，死者的遗物也可以马虎，但尸体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何向亲属交待？四百里铁弓岭号称“动物的乐园、昆虫的王国”，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深山老林里都十分不妙，何况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那就更惨！

尽管如此，世上不怕死的人仍然层出不穷。

白色面包车就像一个发疯的精灵，在这鬼跳舞的山道上仍然保持着六十迈的时速，全不把一个个迎面扑来的惊叹号放在眼里，而且满不在乎地鄙视一切天地鬼神以及大自然的规律和暴力，竟在傍晚出发，连夜翻山。正常人在白天行车尚且胆战心惊，冒九死

一生的危险。铁弓岭的夜晚,连动物也不敢轻易出窝,倘不是被逼红了眼,不是碰上了诸如奔丧、吊孝之类十万火急的倒霉事,有谁肯拿生命当儿戏,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呢?更何况汽车司机还是个外号叫“二姨”的小伙子,细心少语,说话娘娘腔儿,真实姓名叫刘二根。车上坐着一个披麻带孝的汉子,旁边放着一个献给死人的花圈,还有一个也许是送给活人的花篮。

在铁弓岭这个神秘的王国里,最大的精灵、最可怕的魔怪是铁弓岭本身。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山脉走向,形成了它特殊的气候条件,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可以在这儿建造自己的安乐窝,昌盛不衰地繁衍后代。这里什么怪事、什么稀奇的东西、什么反常的现象都有,如果人们只凭借经验、习惯和正常的思维,在铁弓岭这个秘不可测的宇宙里肯定会到处碰壁!山这边晴,山那边阴,山顶上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外带雷电轰不开、风暴吹不散的浓雾。雾、雨、风、电协调一致,竞相施威。面包车像个可怜的小爬虫,在艰难地挣扎着,尽管它有足够的油和电,开足马力也闯不出铁弓岭的魔掌。打开全部车灯,也无法穿透那如墙如布的雨帘和大雾。

一闪即逝的电光,照出了群山那狰狞凶恶的嘴脸,仿佛立刻就要从四面八方压下来,把面包车碾成泥浆。从四周黑森森的原始森林里传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似要吞掉一切生灵,把面包车推下万丈山崖!文明人连同他的现代化工具,在铁弓岭的暴力面前,显得那么孤单可怜、软弱无力。前进无法,后退不得,阴森可怖的黑暗中藏着杀机,山野间各种奇怪的声音汇成轰隆隆的鬼叫,一声紧似一声……

一夜之间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铁弓岭腹部的河流湖泊里可以游泳,炎热如盛夏,铁弓岭西北面的卫士山顶却覆盖着长年不化的积雪。明明是从亚热带出发,却一次又一次穿过热带

雨林和温带的地貌。阴晴无定,风雨无定,说来就来,说散就散,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一会儿南风,一会儿北风,一会儿旋风,风向不定,一时一变,气象学和地理学上的概念全被铁弓岭搞乱套了!

当脏稀稀泥糊糊的面包车终于爬出了铁弓岭,像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闯进福北城时,它却又冻得打哆嗦,险些没有翻倒。车和人都渐渐清醒了……

这里是温带。惊蛰早过,已近春末夏初,仍然寒意料峭。天空飘洒下一场似雪非雪、似雨非雨、似冰雹非冰雹的东西,大小犹如米粒。砸在人脸上像沙石,落进脖颈里立刻化为凉浸浸的冰水,撒在马路上则如同给柏油路面又盖上一层薄冰。大卡车翻下护城河,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冲上便道闯进饭馆,至于两车顶牛或撞断电杆和小树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总之,这样的早晨是够热闹的了。

但最倒霉的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在拐弯时稍有不慎就会摔个大跟头,如果遇有紧急情况使用了前闸,车轱辘打横,也会摔个仰面朝天。拥挤处若有一人摔倒,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像踢倒一溜立起的砖头,一个压一个,哗啦啦倒下一大片。

天空像一张奸人的脸,阴沉沉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然而每逢这样的天气,人们却像过年一样开心,以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忍耐、乐天和幽默的品格,宽厚地对待大自然的恶作剧。摔倒的人嘿嘿一笑,旁边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自己摔倒不觉特别倒霉,被别人刚倒顶多也就是抱怨几句。不会像往常那样斗嘴吵架,肝火大发,更不会拔拳相向。大街上时有车倒人翻,大家嘻嘻哈哈,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

面包车在红楼剧场门前停住了。

这儿的气氛却有点异样,剧场门前也有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一头通向五月广场,另一端连接福北市的闹区。

在这里摔跤的人照样有，却很少有人大呼小叫，更有行人嬉笑喧哗。摔倒的人只觉尴尬不觉好笑，即使有人摔得过疼，顶多也就是咧嘴苦笑一下，借以自嘲，掩饰其狼狈。亲眼目睹别人倒在地上出洋相的人，似乎也感觉不出这有什么可笑之处。因而，大家默默地摔，默默地看，默默地走，默默地骑，默默地幸灾乐祸……偶尔也能听到一两句低沉而凶狠的咒骂声。但听不清是骂人还是骂天气，骂街的人无所指，听的人也不拾碴儿。世上有愿意拾金钱的人，哪有愿意拾骂的呢？

人们走在这儿为什么变得如此庄严肃穆，不敢有任何轻薄非礼的举动呢？莫非这儿是块风水宝地，能驱邪镇魔，让一切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红楼剧场的风水当然不小。它是福北地区的“人民大会堂”，最雄伟，最豪华，最宽敞。剧场里的设备也最齐全。本地区重要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各界的大人物到福北来讲课或作报告也非红楼剧场不行。外地的名演员、大剧团来福北演出更是要登红楼剧场的舞台……剧场所坐落的这个红楼地段，也堪称是福北市的“首都”，是城中之城。建筑优美奇特，街道宽阔整洁，环境幽静。全市最高级的“干部楼”、“专家楼”都建造在这一带。著名的“地委大院”——地委和市委及直属各部门领导人的家属宿舍，就在红楼剧场的左侧。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红楼一带是神仙住的地方，是“福北的天堂”，谁能不对它高看一眼？

其实，行人走到这儿不敢嬉笑是另有原因。近来，红楼剧场变成了福北地区的“八宝山”。

十年冤狱，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因此现在平反昭雪的事就特别多。为了安顿已死的灵魂，也为了抚慰还活着的灵魂，一个接一个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但不是所有人的追悼会都能够登红楼剧场的大厅，要按照死者的级别和名望排队挨个儿，决定先后的次序，确定追悼会的规模——先是地委级的领导干部，其次是市、区、县、局级的领导干部，然后是各界知名人士……

人们走在这儿，怎能不发疹？怎能不生出一些悲戚之情？即使是跟死者毫无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没有感情，掉不下眼泪，至少也得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痛哉惋惜的样子。人嘛，感情的奴隶，社会的动物。社会变了，感情怎可不变？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警言：“生活里没有观众席！”这岂不是说，人人都应该是演员？

今天，有幸成为红楼剧场追悼会主角的，正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请看剧场门前的讣告：

我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著名京剧演员、地区京剧团前副团长花露婵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现定于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在红楼剧场为花露婵同志举行追悼会……

她真美，美的清雅，美的纯洁，美的让人眩晕。看上去她还像个小姑娘，脸上没有化妆，头发和睫毛也未加任何修饰，微微笑开的双唇像一朵小巧的荷花。在花骨朵一样好看的鼻梁上端，生着一对大得惊人的眼睛，乍一见面给人的印象很强烈，仿佛占去了小半个面孔，破坏了整个脸部线条的娇柔和谐的布局，却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力和美。她像在梦中一样微笑着，带着希望的、忧郁的、遥远的目光……

她的眼睛和每一个人都打着招呼，而且不影响她和所熟悉的人进行倾心交谈。今天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或是喜欢她、崇拜她、感谢她，或是嫉妒她、憎恨她、嘲笑她，爱、哀、悔、怨、恨……不论是哪种感情，人们对她都动了心，动了真情，难以再保持心境的平和——

她还是那样妩媚、天真、脱俗，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望着她的领导、同事、朋友和敌人。她真的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不，不可能！她也是人，而且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演员。她那被苦酒反复浸泡过的心房，不可能像她现在甜美的笑容一样被所有的人

爱,她也爱所有的人。

她在问:

“你现在满意吗?”

“你有些后悔了?”

“别难受,我这样不是挺好吗?”

.....

不同的人听到了她不同的问话,在心里发出了不同的惊叫:

“花露婵!”

“你……”

“露婵!”

.....

红楼剧场的前厅里掀起一阵骚动,这是从每个人心灵深处刮起的风暴,它带来的慌乱和不安,几乎破坏了追悼会上应有的肃穆哀伤的气氛。太悲则易怒,怒生恨;缺德则心虚,心虚就怕鬼!所有的人都脚步庄重,表情沉痛,活人跟活人之间也多半只点头不吭声,非张嘴不可也是慢语轻声。每一个刚进来的人都要站在她的照片前端详一会儿,这一刹那,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看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各人的心境和神情都不一样,极端复杂,也许都是真诚的。死人的目光就是透视活人灵魂的摄像机,能把人们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准确地拍摄下来、记录下来。难怪这些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这一瞬间连感情都得到了净化。有人想哭,痛痛快快地大哭;有人想笑,不敢大笑也在心里偷笑;有人想下跪,有人想捅自己一刀,也有人想点燃一包炸药,把在场的所有人连同红楼剧场统统炸毁。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动作,大家都低下头,默默地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站定。

她,依然笑得那样甜。

谁都难以相信有着这样一副容貌的人会死去。没有一个人能够看上她一眼就把眼光挪开。等你离开之后,这脸这眼神就将深

刻地印在你的记忆里。她不是那种只有一张漂亮脸、内涵却很肤浅的演员,那种演员无论脸蛋子长得多么好看,让人一眼就可以看透,不想再看第二眼。她的脸永远看不透,就因为她的目光很深,老有新的内容、新的发现。然而,照片四周的那一圈黑框儿,下面吊着的那朵洁白的小花,提醒人们,这张脸实际已经不存在了。她显得那么孤寂,那么纤弱,周围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然而她又是多么骄傲……

过去,这面大墙上挂过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白杨、上官云珠、赵丹等戏剧和电影界大明星的照片。以后换成了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再以后换成了马、恩、列、斯、毛,再再以后换成了伟大统帅一个人身穿绿军装的巨照,再再再以后又换过几回……如今,她也是一个人独占这面洁白的大墙,居高临下地望着大千世界……

在她的照片下面立着一大排花圈,有地委领导同志送的,也有宣传部、文化局和各剧团送的。这些花圈也像演员一样,一天变换一个角色、调换一个位置。今天放在左边,上面挂张白纸条哀悼花露婵,散会后搬回库房。明天站在右边,换上一张白纸条又去哀悼另一个亡灵。人间的许多事情,只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活的糊弄死的,死的糊弄活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但不可戳穿这可爱的必不可少的小小骗局!

今天这场追悼会的主持人是新上任的地区文化局局长周凤起。在这种场合他也许是最镇定自若的一个,早就站到前面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上,耐心地等待着,等时间一到他就宣布开会。花露婵追悼会筹备组的人不时地跟他商量一些问题,他条理清楚地下达着各种指示,头脑冷静地掌握着幕前幕后的各种重要情况。他思虑周到,任何一点反常的现象都会引起他的警觉,今天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使他不解。他在当局长之前当过多年组织处长,有举办各种会议的经验。原来他估计,像这样性质的追悼会,再加

上今天天气不好,虽然通知了一百人,能来八十人就不错了。谁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光是签到的就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显然有许多是戏迷和花露婵的崇拜者,他们得到消息不请自到。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站在院子里,堵在门口边,看见一个文艺界的名人进来就扭过脸去瞧,然后交头接耳地议论半天。周凤起的心里大为不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看活人,而不是悼念死人。不该来的来了这么多,该来的却不来!最使他犯愁的就是花露婵的亲属至今一个没到,应该由死者亲属站立的地方还空着。按这里的惯例,追悼会上应该有死者亲属讲话,结束时由领导同志向这些亲属表示慰问,没有这两项程序追悼会就好像有重大的缺陷。也许可以让花露婵的好朋友或同学讲几句话,渲染气氛。挑选谁比较合适呢?方月萱、武班侯……不行!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周凤起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惟一的指望就是吴性清的悼词了……

吴老夫子站在一个角落里,不和任何人交谈,也不敢看花露婵的遗容。看得出这个不善激动的人正尽力克制着已经激动起来了的情绪。他对她太熟悉了,不用看墙上的照片,他甚至可以闭上眼睛,花露婵就能出现在他面前——在舞台上戏装重彩的花露婵、台下身着便装的花露婵和在牛棚里一身鬼服打扮的花露婵,在他眼前叠映。他那已经负荷过重、屡出故障的心脏,几乎承受不住这里沉重的空气。他本不愿意出这个风头——代表地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党委向花露婵致悼词,他宁愿站在人群里在心里默默地回忆一番、悼念一番。可是从文化系统再也找不出能为花露婵念悼词的合适人选,他好在也当过几天京剧团的团长,总算能称得上是花露婵的“老领导”。更重要的是他对死者的痛惜、尊敬和怀念,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为这样一个人物致悼词。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抬起头,同花露婵的目光相遇了,胸腔内一阵抖动,万端感慨撕扯着他的良知和感情,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像铁钳子一样拧住了他的五脏!